肉蒲團/第二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一回 ◄

肉蒲團
第二回

► 第三回

第二回

老頭陀空張皮布袋 小居士受坐肉蒲團

說話元朝至和年間，括蒼山中有一個頭陀，法名正一，道號孤峰。他原是處州郡學一個有名諸生。只因性帶善根，當其在襁褓之中不住的咿咿唔唔就像學生背書一般。父母不解其故。有個行腳僧上門抄化，見丫鬟抱在手中，似啼非啼，似笑非笑。僧人聽之，說他念的是《楞嚴大藏真經》，此子乃高僧轉世。就回他父母乞為弟子。父母以為妖言，不信。大來教他讀書，過目成誦。但功名之事非其所願，屢次棄儒學佛，被父母痛懲而止。不得已出來應試，垂髫就入泮，入泮就幫補。及至父母亡後，他待二年服闕，將萬金家產盡散與族人。自己縫一個大皮袋，盛了木魚經藏等物，落去頭髮，竟入山修行。知道者稱為孤峰長老，不知道的只叫他做皮布袋和尚。與眾僧不同，不但酒肉淫邪之事戒得甚堅，就於僧家本等事業之中也有三戒。那三戒是：不募緣，不講經，不住名山。人問他為什麼不募緣，他道：“學佛之事大抵要從苦行入門。須勞其筋骨，餓其體膚，使飢寒之慮日迫。飢寒之慮日迫則淫欲之念不生；淫欲之念不生則穢濁日去，清靜日來。久之自然成佛。若還不耕而食，不織而衣，終日靠著施主拿來供養，腹飽則思閒步，體暖則愛安眠。閒步而見可欲，安眠即成夢想。無論學佛不成，種種入地獄之事不求而自至矣。我所以自食其力，戒不募緣。”人問他為甚麼不講經，他道：“經懺上的言語是佛菩薩說出來的，除非是佛菩薩才解得出。其餘俗口講經，尤如癡人說夢。昔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。夫以中國之人讀中國之書，尚且不敢求甚解，況以中國之人讀外國之書，

而再妄加翻譯乎？我不敢求為佛菩薩之功臣，但免為佛菩薩之罪人而已。以此知愚守拙，戒不講經。”人又問何不住名山，他道：“修行之人須要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天下可欲之事不獨聲色貨利，就是適體之清風，娛情之皎月，悅耳之禽鳥，可口之薇蕨，一切可愛可戀者皆是可欲。一居勝地，便有山靈水怪引我尋詩，月姊風姨攪人入定，所以如名山讀書者學業不成；如名山學道者名根難淨。況且哪一處名山沒有燒香的女子，隨喜的仕官？月明翠柳之事乃前車也。我所以撇了名剎來住荒山，不過要使耳目之前無可沾滯的意思。”問者深服其言，以為從古高僧所未發。他因有此三戒，不求名而名日彰。遠近之人發心皈依者甚眾，他卻不肯輕收弟子，要察他果有善根，絕無塵念者，方才剃度。略有一毫信不過，便拒絕不收。所以出家多年，徒弟甚少，獨自一個在山澗之旁構幾間茅屋，耕田而食，吸泉而飲。

一日，秋風蕭瑟，木脫蟲吟。和尚清晨起來，掃了門前落葉，換了佛前淨水，裝香已畢，放下蒲團，就在中堂打坐。忽有一少年書生，帶兩個家童走進門來。那書生的儀表生得神如秋水，態若春雲。一對眼睛比他人更覺異樣光焰。大約不喜正觀，扁思邪視，別處用不著，唯有偷看女子極是專門。他又不消近身，隨你隔幾十丈遠，只消把眼光一瞬，便知好醜。遇著好的就把眼色一丟。那婦人若是正氣的，低頭而過，不著到他臉上來，這眼光就算是丟在空處了。若是那婦人與他一樣毛病的，這邊丟去，那邊丟來，眼角上遞了情書，就開交不得了。所以不論男子婦人，但生下這種眼睛就不是吉祥之兆，喪名敗節皆由於此。看官們的尊目若有類此的不可不慎。彼時這書生走進來，對佛像拜了四拜，對和尚也拜了四拜，起來立在旁邊。和尚起先在入定之時不便回禮，待完了工課方才走下蒲團，也深深回了四拜。敘坐已定，就問其姓名。書生道：“弟子乃遠方之人，遊蘇浙中，別號‘未央生’。聞師父乃一代高僧，兩間活佛，故此齋戒前來，拜仰說話。”

你道那和尚問其姓名，他為何不稱名道姓，卻說起別號來？看官要曉得元來之時士風詭異，凡是讀書人不喜稱名道姓，俱以別號相呼。故士人都有個表德，有稱為“某生”，有稱為“某子”，有稱為“某道人”。大約少年者稱生，中年者稱子，老年者稱道人。那表德的字眼也各有取義，或是情之所鍾，或是性之所近，隨取二字以命名，只要自己明白，不必人人共曉。書生只因性耽女色，不善日而喜夜，又不喜後半夜而喜前半夜，見《詩經》上有“夜未央”之句，故此斷章取意，名為“未央生”。

當時和尚見他稱譽太過，愧不敢當，回了幾句謙遜的話。其時瓦鐺之中齋飯已熟，和尚就留他吃了晨齋。兩個對坐談禪，機鋒甚合。原來未央生性極聰明，凡三教九流之書無

不瀏覽。這禪機裡面別人千言萬語參不透的，他只消和尚提頭一句就徹底了然。和尚心下暗想道：好個有知識的男子，只怪造物賦形有錯，為何把一副學佛的心胸配一個作孽的相貌？我看他行容舉止分明是個大色鬼，若不把他收入皮布袋中，將來必到鑽穴踰牆，釀禍閨闥。天地間不知多少婦人受其塗毒。我今日見了這悖亂之人而不為眾人彌亂，非慈悲之道也。就對他道：“ 貧僧自出家以來閱人多矣。那些愚夫愚婦不肯向善的固不足道，就是走來參禪的學士，聽法的宰官也都是些門外漢，能悟禪機的甚少。誰想居士竟有如此靈明，以此學禪不數年可登三昧。人生在世，易得者是形體，難得者是性資；易過者是時光，難過者是劫數。居士帶了作佛的資性來，不可走到鬼魅的路上去。何不趁此朝氣未散之時，割除愛欲，遁入空門？貧僧雖是俗骨凡胎，猶堪作他山之石。果能發此大願，力注此大因果，百年後，上可配享於僧伽，下亦不至聽命於羅剎。居士以為何如？ ”未央生道：“ 弟子歸禪之念蓄之已久，將來少不得要歸此法門。只是弟子尚有二願未酬，難於擺脫。如今年紀尚幼，且待回去畢了二事，安享數年。到那時然後來摩頂皈依，未為晚也。 ”

和尚道：“ 請問居士有哪二願？莫非是要策名天府，下酬所學，立功異域，上報朝廷麼？ ”未央生搖頭道：“ 弟子所願不是這二事。 ”和尚道：“ 既不是這二事，但所願者畢竟是何事？ ”未央生道：“ 弟子所願者乃是自己力量做得來的，不是妄想的事。不瞞師父說，弟子讀書的記性，聞道的悟性，行文的筆性，都是最上一流。當今的名士不過是勉強記誦，移東換西，做幾篇窗稿，刻一部詩文，就要樹幟詞壇，縱橫一世了。據弟子看來那是假借，要做真名士畢竟要讀盡天下異書，交盡天下奇士，遊盡天下名山，然後退藏一室，著書立言，傳於後世。幸而掛名兩榜，也替朝廷做些事業，萬一文福不齊，老於塘下，亦不失為千古之人。故此弟子心上有私語二句道：要做世間第一個才子…… ”和尚道：“ 這是第一句了。那第二句呢？ ”未央生待開口又復吞聲不好說出的意思。和尚道：“ 第二句居士既然怕講，待貧僧替說了吧。 ”未央生道：“ 弟子心上的事師父那裡說得出？ ”和尚道：“ 貧僧若說不著，情願受罰。只是說著了，居士不要假推不是。 ”未央生道：“ 師父若說得著，不但是菩薩，又是神仙了，豈敢遁詞推託？ ”和尚不慌不忙道：“ 是要娶天下第一位佳人 ”。

未央生聽了，不覺目瞪口呆。定了半晌，方才答道：“ 師父真異人也！這兩句私語是弟子心上終日念的，師父竟像聽見了一般，一口就著著了。 ”和尚道：“ 豈不聞人間私語天聞若雷乎？ ”未央生道：“ 論起理來，情慾之言本不該對師父講。今師父既猜著，弟子不敢瞞師父說弟子道心尚淺，慾念方深。從古以來‘ 佳人才子 ’四個字再分不開，有了才子定該有佳人作對；有了佳人定該有才子成雙。今弟子的才華且不必說，就是相貌

也不差。時常引鏡自照，就是潘安、衛介生在今時，弟子也不肯多讓。天既生我為才子，豈不生一個女子相配？如今世上若沒有佳人則已，倘或有之，求佳偶者非弟子而誰？故此弟子年過二十尚未定親，是不肯辜負才貌的意思。待弟子回去覓著佳人成了配偶，生一子以繼宗祧，那時節良願已酬，無復他想，不但自己回頭，亦當勸化室人同登彼岸。師父以為何如？”和尚聽了冷笑道：“這等看來居士的念頭一毫不差，只是生人造物的天公有些不是。若把一副醜陋形骸付與居士，居士具一點不昧之靈，或者能於正果。所以古來之人常有瘌疾癇症，手折足翅，因受天刑而成仙人也就是這種道理。居士只因賦形之時天公忒驕縱了些，就如父母愛子一般，幼少之時唯恐損傷皮肉，惱壞性情，不忍打他一下，罵他一句。兒子大來，只說皮肉性情是天地生成的，父母養就的，所以任意去為非作歹。犯下罪來受官府之鞭笞，遭朝廷之刑戮，方恨父母驕縱太過，至有今日。這副細異皮肉、驕縱性情不是好祥瑞也。居士因你的相貌是第一個才子，就要去尋第一位佳人，無論佳人可得不可得，就使得了一位，只恐這一位佳人額角上不曾注寫‘第一’的兩個字。若再見了強似他的，又要翻轉來那好的。這一位佳人若與居士一般生性，不肯輕易嫁人，要等第一個才子，居士還好娶來作妾。萬一有了良人，居士何以處之？若千方百計必要求遂所願，則種種墮地獄之事從此出矣。居士還是要墮地獄乎？上天堂乎？若甘心墮地獄，只管去尋第一位佳人；若要上天堂，請收拾了妄念，跟貧僧出家。”

未央生道：“師父說天堂地獄四個字，未免有些落套，不似高僧之言。參禪的道理不過是要自悟。本來使身子立在不生不滅之處便是佛了。豈真有天堂可上乎？即使些有風流罪過亦不過玷辱名教而已，豈真有地獄可墮乎？”和尚道：“‘為善者上天堂，作惡者墮地獄’果然是套話。只是你們讀書人事事俱可脫套，唯有修身立行之事一毫也脫不得。無論天堂地獄，明明不爽。即使沒有天堂，不可不以天堂為向善之階；即使沒有地獄，不可不以地獄為作惡之戒。你既厭聞套話，我今不說將來的陰報，只說現在的陽報，少不得又是套話。古語有云‘我不淫人妻，人不淫我婦。’這兩句是極平常的套話，只是世上貪婬之人不曾有一個脫得套去，淫人妻女，妻女亦為人所淫。若要脫套，除非不姦淫則已。若要姦淫，少不得要被套話說著。居士還是要脫套乎，要入套乎？若要入套，只管去尋第一位佳人；若要脫套，請收拈了妄念跟貧僧出家。”

未央生道：“師父所言講的樣樣透徹。只是為愚蒙者說法，不得不講個盡情，使他聽得毛骨悚然，才知警戒。若對我輩說理亦未必如此。天公立法雖嚴，行法亦未嘗不恕。姦淫必報者雖多，姦淫不報者亦未嘗不少。若挨家逐戶去訪緝姦淫，淫人妻女者亦使其妻女償人淫債，則天公亦其褻矣！總之循環之道，報施天理，大概不爽，為人不善者不可

不知道，就是勸化的大題目了，何必如此納柱？”和尚道：“照居士這等說來，世上的姦淫亦有不報的麼？只怕天公立法並不曾使人漏網。或者居士忠厚，略有使人漏網處。據貧僧看來，淫人妻女而不報者，古今並沒有一個。書史所載，俗口相傳者，盈千累萬。居士請試想之：淫人妻女是得便宜的事，肯對人說，故知道的多。妻女被淫是失便宜的事，不肯對人說，故知道的少。內中還有妻瞞其夫，女瞞其父，連自家也不知道，還說姦淫之報必無此事。直到蓋棺之後，方信古語不誣，到那時節這了悟的話又對人說不出了。無論姦人的妻女，才以妻女償人淫債。只姦淫之念一動，此時妻女之心不知不覺也就有許多忘了。譬如自家的妻女生得醜陋，夜間與他交媾不十分起興，心上想著日間所見的標致女子，把妻子權當了他，自取其樂。焉知此時妻子心上不嫌丈夫醜陋，想著日間所見的標致男子，把丈夫權當了他，自取其樂？此等事人人有之，雖無損於冰霜之操，頗有傷於匪石之心。亦男子好淫之報也。舉心動念尚且如此，何況身入其室，體壓其層而鬼神不見，造物不嗔，使妻子為全節之婦乎！貧僧此言卻不是套話。居士以為然否？”未央生道：“極講的入理，只是還要請問師父，有妻女者淫了人的妻女，還有妻女相報，倘若無妻女者淫了人的妻女，把甚麼去還債？這天公的法度也就行不去了。還有一說，一人之妻女有限，天下之女色無窮。譬如自家只有一兩個妻妾，一兩個兒女，卻淫了天下無限的婦人，即使妻女壞事，也就本少利多了。天公將何以處之？”

和尚聽了，知他大塊頑石推移不動的人，就對他道：“居士談鋒甚利，貧僧就不敢當。只是這種道理口說無憑，直待做出來方見明白。居士請自待娶了佳人之後，從肉蒲團上參悟出來，方得實際。貧僧觀居士有超凡入聖之具，登岸造極之資，實不忍舍。萬一到豁然大悟之後，還要來見貧僧，商量歸路。貧僧從明日起終朝拭目以待。”說罷，取出箋紙提起筆來，寫五言四句的一首偈道：

請拋皮布袋，去坐肉蒲團。須及生時悔，休嗟已蓋棺。

和尚寫完遞與未央生道：“粗笨頭陀，不識忌諱，偈語雖然太激，實出一片婆心。屈居士留之，以為後日之驗。”說完立起身來，竟像要送他的意思。未央生知道見絕，又念他是個高僧，不敢悖悖而去，只得低頭陪罪道：“弟子賦性愚頑，不受教悔，望師父海涵。他日重來，尚祈收納。”說罷依舊拜了四拜，和尚也一般回禮送他出門，分別而去。那和尚的出處言之已盡，後面只說未央生迷戀女色事，不復容敘孤峰，要知孤峰結果到末回始見。

評曰：未央生是一本戲文的正生，孤峰乃末腳也。他人執筆，定將未央生說起，引孤峰

作過客。此獨敘孤峰，極其詳悉，使觀者疑孤峰後來或有淫行，誰料卻又不然。直到打座參禪才露出正意來，使人捉摸不定。此從來小說之變體，乃作者闢盡窠臼處。即使他人用此法必至題旨錯亂，頭緒紛然，使觀者不辨誰賓誰主。此獨眉眼分明，使人看到入題處俱自了然。末後數語又提清線路，不復難為觀者，真老手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